

《伊狄帕斯王》下月悲情上演



▲演員要掌握演出與面具的關係



▲蔡錫昌認為關鍵是如何重現兩千年前的始祖戲碼

【本報訊】希臘悲劇《伊狄帕斯王》被亞里士多德在著作《詩學》中稱讚為「古往今來悲劇的最高傑作」，此劇將再呈現於香港舞台。作品由香港資深劇場導演蔡錫昌執導，連同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主角得主杜施聰、資深劇場工作者黃美芬、喬寶忠、丘嘉熙，以及劇場面具專家蔡錦濠攜手合作，喚醒這位二千年前的悲劇英雄，展現所有悲劇人物的最初模樣。作品是「香港戲劇工程」繼《哈姆雷特》、《凱撒大帝》後，再次打造戲劇藝術經典，為觀眾製作這齣西方戲劇始祖戲碼，這齣全新演繹的作品，將於五月公演。

重現昔日演出模式

每個人的內心都有黑暗的一面，這些無意識的潛在慾望，可以說是人們內在的敵人。面對人生不可解的謎團，好像有些故事由始至終就注定是悲劇。人是什麼？我是誰？命運究竟是什麼？為何我們一步一步走到眼前這般境地，始終沒有明確定論。所以，《伊狄帕斯王》故事最後一句說：「在一個人生命尚未終結，沒有擺脫最終的痛苦和憂傷之前，不要說他是個有福之人。」

正因如此，蔡錫昌認為：「命運，要勇敢面對。這次執導的焦點，在於如何重現二千年前的演出模式，當中希臘悲劇的面具元素是關鍵一環。所以，演員在排演前期需要接受相關專業訓練，了解和掌握演員身體狀態與面具之間的關係。」

《伊狄帕斯王》故事講述：伊狄帕斯王出生前，神即預言他長大後會弑父娶母，於是，

他的父母親要置嬰兒於死地。但是，母親不忍心，把原本要立即殺死的嬰兒，交給了宮中的僕人。僕人受不了良心的譴責，不忍將嬰兒丟棄在深山密林裡，將嬰兒送給了鄰國的牧羊人。多年後，預言完全應驗，結果伊狄帕斯自覺罪孽深重，自刺雙眼，認為黑暗世界對他是一種解脫，隨後自我放逐，遠離國門。

演員將戴面具演出

「香港戲劇工程」之《伊狄帕斯王》將於五月四日及五日晚上八時；五月五日下午三時在上水北區大會堂演奏廳公演，門票現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另設有學校及社區團體專場，將於五月八日至十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只限以學校或社區團體名義訂票及每次訂票需達三十張或以上）演出。查詢節目詳情可電：三一七三三六六〇。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香港管弦樂團主辦的「九點鐘·巴羅克」，晚上九時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
- 香港中樂團主辦的「問世間，情是何物」音樂會，晚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
- 康文署主辦的「奇幻滿Fun」《魔幻螢火蟲》，晚上八時在葵青劇院演藝廳演出。
- 樂Teen歌聲之「童話·愛」音樂會，晚上八時在上環文娛中心演講廳舉行。
- 「攜手保育·文化傳承——衛奕信動靜文物信託二十周年紀念巡迴展覽」現在沙田大會堂展覽廳展出，展期至本月九日。

清明文化節開封舉行



▲在開封清明上河園上演的牧童鬧春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楚長城開封報道：中國（開封）清明文化節正在河南開封舉行，以簡潔明快、富有特色的「宋韻之春」文藝演出和踏春巡遊，萬民同樂，展示出古都開封宋韻清明的歷史與傳承，展現一個「全城一景、宋韻彰顯、外在古典、內在時尚」的國際文化旅遊名城。

富有特色的「宋韻之春」日前在開封清明上河園上演，拉開今屆清明文化節的大幕。清明文化節為期十七天，其中囊括踏春巡遊活動、民間工藝美術展、全國書法名家作品邀請展、全國青少年「寫清明、遊開封」主題創作大賽、東京禹王台大廟會、「百名台商看開封」等十項重點文化活動和二十三項文化活動，內容豐富、亮點紛呈。

兩次踏春巡遊活動是清明文化節主要的組成部分，從清明上河園廣場至開封府廣場舉行頒新火儀式後結束，參加踏春巡遊不僅有旅遊景點演員，還有宋裝愛好者，人數達一千多人，一列列具有歷史文化特色的巡遊隊伍途經北宋皇宮前御街中軸線，承接萬民空巷的遊人觀賞。

在本次巡遊終點開封府，再現了宋代清明「頒新火」大典。包大人偕屬官、衆衙役執燧火取火，向京城內外十廂一百二十八坊的市民百姓、藩國朝貢使臣「頒布新火」。以生動的藝術形式，還原和展現宋代清明官民互動的歷史風俗。

今屆清明文化節以「傳承文明、擁抱春天」為活動主題，以「踏春祈福，祭祖傳訓」為宣傳主題，促進宋文化的傳承創新，努力把清明文化節打造成在國內外具有廣泛影響、宋文化特色鮮明的節會品牌，為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作出不懈努力。

中國（開封）清明文化節將持續至本月十二日。

光影情懷

Culture and Arts

本報記者 李 夢

一九六二年，蕾切爾·卡爾遜寫成《寂靜的春天》，颱風溫黛襲港，古巴導彈危機在開始僅僅六天後便玩笑般地火速收場。

同年，電影圈也發生了兩件大事：猶太裔波蘭導演波蘭斯基拍出他的成名作《水中刀》（Knife in the Water），美國影星瑪麗蓮·夢露被發現死於洛杉磯家中，死因至今不明。

大量描述童年生活

兩人的童年都遠稱不上幸福：波蘭斯基不用說了，生逢二戰，眼見小夥伴被納粹槍殺，眼見母親被德國軍官送入奧斯維辛集中營，眼見戰後父親拋下他另娶女子過生活，悲怨、不平，種種難以言說。夢露呢，父親在她母親懷孕時離家，母親因經濟拮据不得已將她寄養鄰居家。「她沒有同齡女孩子的活潑，話不多。」夢露的中學老師回憶：「甚至她穿的裙子都跟別人的不一樣。」

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的兩部紀錄片《波蘭斯基的告白》和《夢露人生》，對兩人的童年生活都有大量描述，或許導演深知，童年經歷對於個性性格形成和未來命運的重要。波蘭斯基將童年時隨家人躲避戰亂的遭遇放進電影《鋼琴家》中，片中男主角孤零零一人站在廢墟前那一幕，不知惹出多少眼淚；夢露呢，這個小時候被遺棄的買不起花裙子的孤女，長大後不免為那花裙子奮不顧身，做起出人頭地的夢來。

同樣的，身世凄慘的兩人也都有被人奚落的時候。波蘭斯基拍成《水中刀》，因遲遲拿不到波蘭政府上映審批通知，無奈離別故土往巴黎發展。夢露出道時，常被導演和編劇貼上「性感尤物」的標籤，演些《銷魂倩女》（Ladies of the Chorus）中佩吉和《情潮》（Scudda Hoo! Scudda Hay!）中貝蒂那樣性感迷人又傻乎乎的角色。她知道自己演戲天資不如人，卻又不想被當成「花瓶」看待，便與霍士解約獨自往紐約發展，入讀李·斯特拉斯伯格的演員進修班，不料反遭到班上同學奚落。男人將她當成「性感玩物」，女人又因男人對她的痴迷而心生嫉妒，夢露弄不清自己是誰了，她開始在日記中寫些夢囈般的自我安慰的話，想從愛情中找到支撐和依傍的力量。

兩人婚姻皆失望收場

無奈，三次婚姻，次次以失望收場。她與詹姆士·多爾蒂的婚姻維持了四年，離婚時夢露年方二十。與意大利籍棒球明星迪馬喬的婚姻只經營了不足一年，原因是迪馬喬善妒，受不了夢露在一千五百多圍觀男子面前露出自己的白色底褲。後來呢，嫁給美國劇作家、《推銷員之死》作者亞瑟·米勒，本為滿

足自己的小虛榮（夢露眼中的米勒英俊又有修養），不想丈夫居然也瞧不起她，只當她是膚淺又貪戀虛榮的女人。她在日記中說「男人排着隊來欺騙我」，這話怎麼聽都有些自憐自傷的味道。可她冒着被霍士解約的危險，去美國前總統肯尼迪的生日晚宴上唱歌又算怎麼回事？沒人講得清，那只好體諒這不羈放縱愛自由，誰讓她那麼美呢？

波蘭斯基也不比夢露幸運。三十五歲時，憑藉恐怖片《羅斯瑪麗的嬰兒》成功闖入荷里活的他與美國女演員莎朗·塔特結婚，翌年，塔特在洛杉磯比弗利山莊遭邪教組織「曼森家族」暗殺。結婚一年，夫妻便天人永隔，這擺誰身上都是致命打擊。紀錄片中，波蘭斯基與影片監製也是他的好友安迪述及往事，只兩處難掩淚水，一是他母親的死，二便是他與塔特的永別。他哭的樣子很奇怪，不是淚流滿面，也不是哽咽，而是講着講着突然停下來，面無表情，接着一顆豆大淚珠從眼眶滾落，只一顆，接着便收起眼淚，繼續講他的過往，語氣平靜地好像那是完全與己無關的故事。

當代式「希臘悲劇」

沒人知道，這位曾將各式懸疑、恐怖和血腥成分植入影片的導演，心裡究竟在想什麼，就像沒人知道他為什麼會背上強姦女童的罪狀，為什麼逃離美國又為什麼在參加蘇黎世電影節路上被捕一樣。片中，他自嘲現在不願意參加電影節了，年輕時是去拿獎的，現在去竟好像自投羅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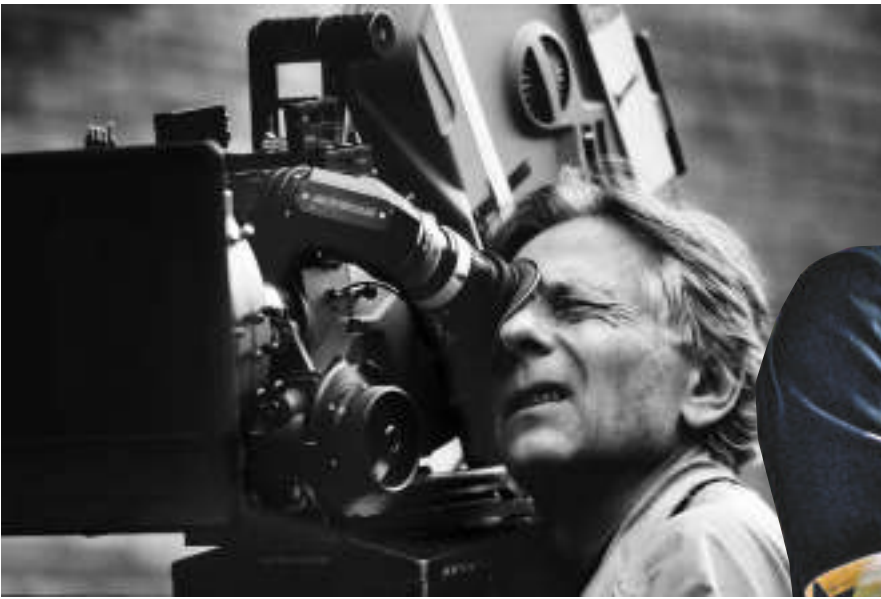
也沒人說得清波蘭斯基的私生活是不是像他的電影那樣放蕩混亂充滿男歡女愛的決絕情欲，就像沒人明白夢露因何而死一樣。《波蘭斯基的告白》中，採訪者對波蘭斯基說，您的私生活似乎和您的電影一樣頗受關注，這位年過花甲的導演一臉苦笑：我寧肯自己因為作品出名。是啊，誰願意自己推開公寓窗戶，發現對面公寓窗口擠滿了狗仔隊的鏡頭呢？

《夢露人生》中，一位影評人說，夢露的悲劇是當代的「希臘悲劇」：主人公性格有缺陷，卻偏愛向命運挑戰，結果只能以慘痛失敗告終。夢露也是去世得太早，不然或許會像波蘭斯基那樣，老了明白了看淡了也平靜了。影片結尾，波蘭斯基說，若選一部電影擺在他的墓碑前，他希望是《鋼琴家》。靜靜地來，孤獨地離開。

編者按：《波蘭斯基的告白》由安樂影片公司發行，將於本月十一日起在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夢露人生》將於五月上映。

▼波蘭斯基在工作中

Guy Ferrandis攝



◀電影《鋼琴家》劇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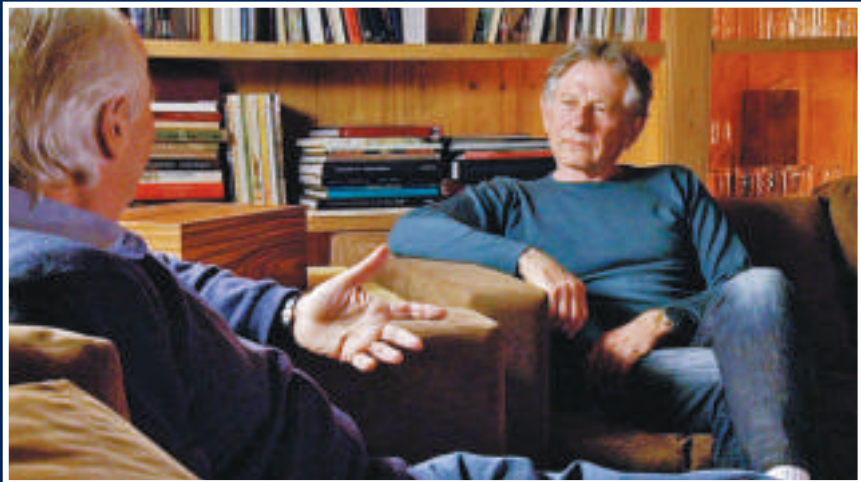
▲夢露常被貼上「性感尤物」之類的標示



▲夢露童年不幸，一出生便被寄養在鄰居家



▲夢露的三次婚姻均不如意，圖為她與第二任丈夫迪馬喬在一起



▲《波蘭斯基的告白》中有大量波蘭斯基的自述